万家灯火

90岁老教师杨金宝：60年书写红色传奇

■本报记者 兰伟香 通讯员 叶琳 杨红卫 文/图

阅读提示

从松阳、遂昌到龙泉，从杭州、上海到南京，从炮火连天的年代到和平年代，从27岁到90岁……一路走来，老教师杨金宝，笔耕60余载，写下40万字红色传奇。他呕心沥血，一路奔波，为的只是让人们了解历史，铭记历史，任何时候不忘记人民奋斗的历程。

一叠厚厚的泛黄手稿，无声地倾诉着老人数十载的呕心沥血；

一字一句的字里行间，描摹着老人六上杭州，三往上海、南京的万里足迹。

60年斗转星移，曾经血气方刚的小伙如今步入耄耋之年，唯一不变的是他心中秉持着的“将红色历史和不朽精神传承下去”的信念。

他在60年里，洋洋洒洒，写下了40万字，写下了不朽的红色传奇。

他就是松阳县玉岩镇中心学校退休教师——杨金宝。

60多年来，杨金宝老人利用业余时间，历尽千辛万苦搜集红军挺进师在浙西南的革命斗争史料，从事革命传统文学的创作，先后出版了《难忘的人》《红旗插上安岱后》《战斗的一生》三部革命传统教育题材作品，创作发表革命传统教育故事30余篇。为松阳县的中小学校学生宣讲革命故事近200次，接受教育的学生近60000人次，并先后荣获“丽水市关心下一代工作突出贡献奖”、浙江省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浙江省“老有所为奉献奖”等荣誉称号。

写革命故事 60年坚定不移

写好革命故事是杨金宝年轻时候的心愿。为了完成这一心愿，他不曾停止前进的脚步。

1930年，杨金宝出生在松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玉岩镇玉岩村。

1935年，6岁的杨金宝在老家的一片稻田里亲眼目睹了被捕后的卢子敬英勇就义。1956年，杨金宝在枫坪乡斗潭村小学任教，那年，他27岁。当时学校的办学条件差，学校安排他住在烈士卢子敬的家。

那个年代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一家人只能聚集在幽暗的火篾灯下聊天。

“那时时常听到烈士的亲人及与烈士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讲起有关卢子敬烈士的许多故事，我心里想：如果能把烈士的事迹搜集起来，写成一本书，用来歌颂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纪念烈士，教育后代，那该多好啊！”于是杨金宝开始利用寒暑假、节假日，到各地搜集资料。

搜集史料 40年风雨兼程

整个玉岩革命老区，凡是有红军活动过的村庄，杨金宝都走遍了。

“安岱后、王村口、龙泉我都去过多次，为了寻找红军挺进师老干部，我自费一次到南京，二次到上海，六次到杭州。新中国成立后，我还拜访了12位健在的红军挺进师老干部，他们的回忆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杨金宝说。

穿一双草鞋，挎着挎包，带上红薯和开水，杨金宝走遍附近各个乡村，深入安民乡、垵口乡等红军根据地。有一次，为了访问一位叫何金根的原游击队长，他连续一个月，每天放学后从斗潭走山路到黄埠坞村，然后又打着火篾，摸黑走回来。这位老游击队长身体不好，又有点耳聋，杨金宝就帮助他整理家务，耐心地等他回答，反复询问，终于收集到了粟裕将军早期的斗争活动，也从他那里联系上了另外一位游击队长。

走遍了松阳县的相关村庄，遍访了遂昌、松阳、龙泉三地健在的老红军和老游击队员，走访了40多位挺进师的老红军，他搜集到了许许多多当年红军生活战斗过的大量珍贵历史资料。

当年挺进师参谋长王永瑞同志提前为他题写了书名《难忘的人》。

更让杨金宝终身难忘的是，1962年，他到南京走访当年的老同志，刚巧粟裕将军也在南京视察工作，亲切接见了他，鼓励他写好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以教育后人。老一辈革命者的鼓励和支持，使杨金宝内心涌起一股创作欲。

然而，正当他着手写作时，特殊年代开始了，杨金宝也难逃厄运，许多珍贵资料被搜走。但是他没有消沉、没有退却，反而更坚定了创作的信心。浩劫过后，杨金宝又开始整理现存的资料。1982年，他再次北上杭州、上海等地，走访还健在的当年挺进师的老干部。

1990年2月开始，他重新撰写《难忘的人》一书。

“那段日子，晚上足不出户埋头写作，有时一写就到凌晨。”杨金宝说起当时的专注，记忆犹新。《难忘的人》一书经过34年的孕育终于完成初稿。几经修改，1999年国庆节，讲述卢子敬革命生涯的作品《难忘的人》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松阳县教育局将其列为向中小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

著书演讲 发挥余热笔耕不辍

在完成第一本红色读物《难忘的人》后，杨金宝自己感觉还是没有完成年轻时的心愿。于是，他再次拿起手中的笔，开始着手写《红旗插上安岱后》。

在搜集《红旗插上安岱后》这本书的资料时，他每周末都要翻越两座大山，从斗潭来到安岱后，来回走20多公里杂草丛生、野猪成群的山路。那一年，草鞋走破了40多双。

脚下的草鞋一直伴随着他走到上世纪80年代末。无论是搜集资料还是去宣讲，他都是穿着草鞋。随着资料搜集得越来越丰富，他讲的故事也越来越生动，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从斗潭村讲到枫坪乡，到整个玉岩片区，群山里的每所村小，再到县城。听众从学生到村民，再到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1990年，他在交塘中心小学校长任上退休。

交塘乡是松阳最偏僻的乡。有一回，他到一所小学宣讲，出发的时候是朗朗晴天，傍晚回来时下起了暴雨。山上的泥水“哗哗”冲下，路也看不见了。他凭着记忆，慢慢在浑水中摸索，回到学校天都黑了。看见教师们端着饭盒在等他，他打趣地说：“没事，感谢草鞋，踩到地上稳，不打滑。”

花了5年多的时间，2004年国庆节，讲述红军挺进师在安岱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故事《红旗插上安岱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

之后，杨金宝虽已八十高龄，但是依然每天坚持写作一两个小时，整整坚持了10年时间。在2015年春节前完成了20万字的第三部作品《战斗的一生》的书稿。《战斗的一生》讲述了烈士陈凤生短暂一生的革命传奇。陈凤生是松阳人，从小就有远大的思想抱负，1935年在迎来红军挺进师后，这位高山背上的血性汉子迅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并成为玉岩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松(阳)遂(昌)龙(泉)三县游击总指挥，带领战士开展艰苦卓越的游击斗争。之后在敌人重兵包围后，他为了乡亲们和自己亲属免遭迫害而被捕，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原红军挺进师第四支队政委、曾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的张文碧将军题写了书名。

在人们的印象中，杨金宝一身青里泛白的中山装，一个军绿色的挎包，脚下一双自己编织的草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里，跑了上万里路程，搜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在松阳开展革命斗争的故事，播撒着红色的种子。

如今，杨金宝老人已经是90岁的高龄，但他依然每天坚持读书看报。他说，自己还想继续写作。

我们的故事

父爱的喜剧

徐伟龙

一九八八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考进了师范，一个山里娃不用再像父辈一样做农民，真正是“鲤鱼跳龙门”了。

“你们看他家小孩，从小读书好，果然有出息了！”

“是啊，听说毕业之后是教书的。你看他那个子，就怕站在讲台上，自己倒像个学生的样子，怎么管学生呀？”

“哎，能考上是好事，入学是有要求的吧，他这个子就怕体检就过不了关呀！”

在父母面前，村里人几乎人人在说祝贺的话，一时间我的父母仿佛是这世上最幸福的人了。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的父亲第一时间挑着粮食到乡里，给我办理农转非。到乡里步行有十里的路程，要过四个村庄，父亲挑着满担的粮食，接受着四邻八舍的热切问询与祝福，越发春风得意脚步轻了。

可是有什么闲话能够不透风的呢？夜里躺在床上，父母亲就开始为我的身高焦虑了：怎样才能让自己的儿子在暑假里快快长大呢？父母督促我拼命地吃，只可惜暑假太短，长膘不明显，看来只能用智慧了。我的父亲爱动脑筋，点子多，很少有事能难得住他的。随着体检日期日渐临近，父亲总算想了个办法。

那是八月下旬的一天，我和父亲起了大早往城里赶。体检的地点就设在一所小学二楼靠西边的教室里。体检的人很多，体检老师喊到一个名字，谁就走向前去，身体挺直站在磅秤上。在磅秤的一边直立着一根收缩杆，人一站上去，身高体重一目了然。

父亲的办法原来是在我的上衣左右口袋里各放一个秤锤，这是让我增重的；然后给我一双父亲平时穿的鞋，鞋子里垫上三四双厚厚的鞋垫，这是给我增高的。

轮到我的时候，等待体检的只剩下十几个人了。我也看清了，体检是要脱鞋子的，怎么办呢？体检老师叫到了我的名字，我走向前去，径直站在了磅秤上。老师让我把鞋子脱了，我说赶路了，脚臭。老师又盯着我那鼓鼓的口袋，我赶紧用双手捂住。老师问我袋子里装的是什么，我说是干粮。老师迟疑了片刻，对我说：“这样吧，上午也不早了，你就午饭吃了再来体检吧！顺便休息一下，让脚透透气，体检还是要脱鞋子的哦！”

像领了圣旨一样，我赶紧小跑着向教室门口走去。我的手一离开口袋，一只秤锤突破了口袋的承受力直接砸在了水泥地上。我的脸一阵热辣，抓紧捡起地上的秤锤，去寻找父亲的身影。父亲躲在门边的角落里，看到刚才的一幕，忍不住笑出了声来。

“小孩，你中午就吃口袋里这东西呀！”我分不清是谁说的这句话，也没有回答，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爸爸拉着我的手，快速地离开了学校，就近找了一家面馆坐了下来。

“孩子，一会儿秤锤是帮不上忙了，还好你可以吃午饭。多吃点，就把秤锤的重量给补上了。”父亲给我点了一碗面条，坐在我边上，鼓励我说。父亲自己却什么也没点，给自己花钱，他舍不得呢！看我快吃完了，父亲又央求老板加两勺子面汤，我很争气，把加的两勺子面汤也喝完了。

等我们再回到教室，很快便轮到了我。体检老师一共两位，负责点名登记的是一位年龄稍长的中年妇女，负责现场体检读数的是一位年轻的男老师。当男老师说出体重七十斤的时候，女老师笑了，犹豫着要不要把这数字记下。男老师又说出了身高的数据：一米四七！女老师把笔放了下来，时间在刹那里凝固了。

男老师走到女老师身边，嘀咕了几句，然后叫我父亲走到身边来。一会儿，男老师蹲下身子，在我的脚跟处上下捏了捏，站起身来说：“我看了，这小孩还没长开，他会长高的。看他父亲就知道，遗传基因也不错的。”

我就这样被顺利录取了。那天捏我脚跟的老师就是我后来的体育老师。长大后，我的身高超过了一米七，我心里一直想问他，他的双手真的有那么神奇？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父亲正如我现在的年纪，回忆起那天的情景，父亲的耳边还会响起秤锤着地的声音，一边忍不住自问：我怎么就没忍住笑呢？

■二审 陈建东 ■终审 金小林

本版主编 兰伟香